

我的科研工作

张 效 祥

(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58 所)



我从 1956 年起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, 1958 年从苏联科学院进修回国, 担任 BESM-II 仿制工作的技术总负责人。该机于 1959 年 9 月正式投入运行, 是我国第一台自己制造的大型计算机, 技术指标超过当时日本的机器, 也不逊于当时英、法等国已投入运行的先进机种, 为我国大型工程设计、气象预报、国防应用等提供了工具, 同时培养了我国计算机事业创建初期的人才队伍。

几十年来, 我一直从事大型、巨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, 担任历代计算机研制的总负责人。70 年中期, 我组织领导国家重点项目——亿次巨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, 提出以多机并行体系结构达到标量亿次的技术方案, 获得成功。

让祖国天文遗产重放光芒

席 泽 宗

(自然科学史研究所)



我从 1954 年以来, 成天和古书打交道, 重点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。1955 年和 1965 年在《天文学报》上发表的“古行星新表”和“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”(与薄树人合作)被译成英、俄文等多种译本, 在世界上被大量引用。1977 年 10 月, 美国《天空与望远镜》杂志载文评论新中国的天文工作时说: “对西方科学家来说, 在中国《天文学报》上发表的论文中, 最为熟知的可能是席泽宗在 1955 年和 1965 年关于中国超新星记录的两篇”。它们为当代天文学的一系列新发现(射电源、脉冲体、中子星、X 射线源等)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, 正如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什克洛夫斯基在他的《射电天文学》一书中所说: “建

筑在无线电物理学、电子学、理论物理学和高能天体物理学的‘超时代’成就的最新科学发现, 和伟大中国的古代天文学的观测纪录联系起来了。这些人们的劳动经过几千年后, 正如宝贵的财富一样, 把它放入了 20 世纪的科学宝库。我们贪婪地吸取史书里一行行的每一个字, 这些字的深刻和重要的含义使我们满意。”(王绶琯等 1958 年中译本第 172—173 页)